

第一辑 相 遇

跟随勇敢的心	3
行者	19
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	29
圣母	39
身体的女人	46
美与飞	52
蒙娜丽莎	57

67	在商厦门前等车
72	感同身受
82	电脑情人
87	山上旅馆
92	他们的脸
101	真实一刻

第二辑 一些窗口

第三辑 当记忆成为赠礼

匆匆流失	111
县城的一个角落	115
近景和远景	124
芳邻	128
风雨水火	136
谣曲	148
牲灵	156
那乌溜溜的眼睛	170
315教室的讲台	174
海水一次次涌来	179

黑夜开出的药方	191
别怕	196
关于瓷器	200
心静好读书	203
生活中的美	206
白日梦	211
你的珍宝	215
憧憬	217
后记	219

第四辑

心情如瓷



1

QUNAWENNUANDEDIFANG

3 跟随勇敢的心

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了眼泪。现在我不再看，尽管这部VCD就在我手边。回想是比现场观看更有魅力的。回想，这已经是我自己的东西了，属于了我。不正是在一遍遍的回想中，力量如同血液一样，到达了我的全身？

回想。这是一场非比寻常的爱情。

一开始他还是个小男孩，有着清澈的蓝眼睛。那么蓝，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它。是比天空和湖水更纯澈的一种，而天空已经布满阴云，湖水里流淌着杀戮的血污，在他周围。他站在这天地和湖水之间，幼小，无助，孱弱。

那么这纯粹的清澈的蓝又有有什么用呢？血腥的世界会把它夺走，消灭，或者就让它改变。

它只适合梦。它是他梦中的颜色。寒冷的蓝色，一道银光——他战死的父亲躺在他身旁，突然，转过身来，对他说话。那声音弥散在蓝色中，醇厚而平

静，仿佛来自远方。“从此你已了无牵挂，尽可去追寻你的理想。”他听见了，但不见得理解。这声音在蓝色中飘浮回荡，像是到达彼岸之人向此岸的呼唤。从此，这是起点。这是他英雄的父亲灵魂，经由梦，传达给了他。

他实在太清秀了，这个小男孩。他懵懂茫然，还有一点儿胆怯，当残暴的杀戮像天边乌云滚滚而来时。在父兄的葬礼上，他清秀的脸上满是泪水。这小小的、套一件简单粗糙的苏格兰短裙袍的男孩。人们叫他威廉，一个普通的平民的名字。比他更小的一个女孩子已经离去，回过头，望望威廉，又转回来，摘下一朵生长在墓地边上的紫色花朵，递给他。这也是普通的、苏格兰大地上处处可见的花朵，细密的花瓣，没有绚丽的色彩。他的眼泪还没有干。他伸出手——一只纤瘦的孩子的手——接过花朵。我的心在此时震荡了一下。微小的或者永恒的力量可能就从这里起源。谁敢说不是？但，小男孩威廉，长大后怎么样呢？对这一切——梦，死亡，花朵——还会有记忆吗？只要生命延续，一个孩子的前程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当我看到一些平庸的或者猥琐的甚至邪恶的男人，我常常想象他们孩童时的模样，但常常想象不出。那些孩子的脸是含混的，平等的，在那天真和纯

洁上，并没有打下日后的烙印。我已经不相信纯澈的永恒。不变的只是那灾难深重的高地和低地，长长的中世纪，前有绰号长脚的英格兰王爱德华的侵略，后有英王乔治和苏格兰贵族坎贝尔的首领亚哥尔公爵的暴政统治。生活在这片天地中的人们，不能穿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譬如高地男子世代相传的叠褶短裙，不能随身携带短刀长剑和枪，甚至不能吹奏他们的民族乐器——风笛。但风笛的声音响彻了威廉所在的荒凉时代和贫瘠山川。一个男孩在这样的时代山川中会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很难说的。揭竿起义的勇士，苟且偷安的懦夫，纯朴温厚的善者，奸诈歹毒的小人……可能我的心过于冷酷了一点，这也正是我所在的生活给我的。

风笛的乐声像风一样掠过高原和草地，远去了。男孩威廉，他会长成怎样的男人？我只是好奇。我等待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他。他长成一个健壮的苏格兰男人。棕色的肌肉十分强健，手臂和胸背裸露着，暗格子短裙系在腰间，一根同色的宽布带像绶带一样斜挎过上身。每一部分都是有力量的，是长年在烈日下风雨中种植、刈草、劳动的结果。我看到他的脸。也是同样在劳作中变得坚毅的脸，棱角分明，

嘴角和下巴沉稳。已经不再清秀，皮肤是粗糙的。也还称不上英俊——当心里的东西没有表露出来时，说一个男人是否英俊似为时过早，五官和身体在此时仅是物质的。一头亚麻色的头发雄狮般地披散在肩，鬓边有编得极细的苏格兰男人的辫子。我看到他的眼睛，蓝色的，但已不是那种晴朗单薄的蓝，年龄和阅历将它变厚了。他跳下马，深深吸进一口气，那是山川和草叶的气息。他仰头沉醉的样子仍有天真。在风笛吹奏的欢快乐曲声中，他走进在草地上跳舞的人群，寻找。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朝她欢快地笑。一个纯朴的年轻农民见到年轻姑娘时那种自然愉悦的善意的笑。他向她走去。

我预感到一个爱情故事就要开始。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简单的，命中注定的，因为——恰正是发生在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它不伟大也不惊人，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之一种。不过我还是有兴趣。爱总有它特殊和个别的一面，即使没有，爱本身也是奇迹，相对于泥土一样平凡的人生。我看到人群中那个年轻姑娘美伦也在朝他欢快地笑。毫不扭捏，也不羞涩。她笑的时候嘴就自然地张开，露出牙齿。不是饱满的樱唇没有珍珠般发亮的牙齿。她未免显得普通了些。不，这正是她最可

贵之处，这不加任何修饰的笑，劳作中健康的发红的脸，健壮到甚至有点粗壮的身体，自然垂落的直发，简陋的手工缝制的浅蓝色布袍。苏格兰农民威廉爱的只可能是这么一个纯朴的苏格兰姑娘。相似的、同类的一个人和一个女人，这已经够了。

我想得似乎简单了些。我将那些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关于爱情的观念无形中加诸于几百年前的苏格兰男人威廉身上。我实在是低估了他。他骑着一匹马在淅沥夜雨中来到美伦家的简陋棚屋面前，邀请美伦随他夜游，而美伦毫不犹豫地、飞一般地在她父母阻挠的目光下扑进雨中，跳上他的马。天气正好。她似乎一边跑一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老是忘记人物具体的台词，而只记得大意。不过也许更好。这姑娘是多么可爱啊——她几乎是凭直觉就爱上了一个男人，爱上了就勇往直前。他们在雨中骑马漫步，在幽暗的苏格兰大地。他们面对有亮光的远方彻夜长坐，彼此依靠。他想的是要有一大群儿子，做他的好帮手，种上一大片庄稼。临别的时候他对她说，我爱你，此情不渝。他的蓝眼睛里有柔和的希望和深情。这样直接而古老的表白令我心头一动——在我所处的生活中，它已经极少出现，人们说它老了，老掉牙了，或者就将它作为嘲笑的对象，说它做作而不真实。它有时候确

实伴随着虚伪和浅薄出现，随随便便地出现。就这样它渐渐被人们所抛弃，因为它的不可靠。它在生活和电影中出现时确常带有不可靠之处，譬如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欲火难耐时的宣言，说的是“爱”，实质是“要”；又譬如那种轻飘的盟誓，短暂的真诚。这一切人们都已能宽容，人们说，这就是飘忽无定的、有弱点的、真实的人性。而真正的爱已经成了乌托邦。而我仍一次次被银幕上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深情道出“我爱你”的一幕所打动。这也只是短暂的被打动罢了。在被打动的时候，心的另一端仍对它存有怀疑。音乐低回，大地朦胧在目，威廉的眼里有真诚的光在闪动，蓝得毫无杂质。这时候，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取出一块棉布交给美伦。那柔软的棉布中，包着一朵被时间耗干的不起眼的紫色花朵。那正是多年以前小小的美伦在威廉父兄落葬的那片墓地上采摘的花朵，它代表着她全部的心和话语来安慰流泪不止的孤独的威廉。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栗和激荡，荡到实处。那么这“此情不渝”的爱是真正真实的了，是有多年的记忆、梦和美好温暖的慰藉作前提的了。那蓝色的深情、愉悦的笑、急切的寻找和直率勇猛的追求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了。我爱你，我将终生爱护你。这是他的话。这也不是轻易和随便的了。它是像大地

山川一样肯定的，我相信。

然后他们在有月光和十字架的夜晚结婚。那十字架的所在似乎是他父兄的墓地。我认不真切。那是面对上帝、宇宙和英雄灵魂的神圣婚姻。之所以秘密结婚，是为免受英格兰贵族“初夜权”的侮辱。这一切似乎来得快了些。是的，很快又很短暂，这甜蜜的充满梦想的婚姻。试想在日常一切都处于英格兰红衣士兵监视之下的人生中，又有什么期待和美好是不短暂的！仿佛一会儿工夫，美伦就死于红衣军官的短剑下。嗤啦一下，轻微地，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垂下美丽的头颅，连一个梦想都没来得及孕育。她死的原因就是她反抗了凌辱，出于本能的、天性的反抗。倘没有与威廉结盟的爱她会如此抵死反抗吗？在这“初夜权”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地方？我无法知道。威廉所爱的女人也许本就非同寻常，在血性和灵魂深处。或者就是苏格兰人那种更接近自然和上帝的血液的浇灌。无限美好和可爱的女人啊，美伦。威廉出现了，在红衣士兵布满杀机的视野中，骑马出现。一时间我不知道他将做什么。孤身一人，摊开双手，手是空的。脸上没有表情。他靠近，靠近。旋风和霹雳在一瞬间闪现——他抽出身后的多节棍，蓦地向敌人打去。雷霆万钧之力！宣战就从这一刻开始。斧头，大

刀，长剑，无数旋风和霹雳。儿代血海深仇。那个纯朴的衣衫褴褛的苏格兰农民转眼成为勇猛的战斗。他把那个红衣军官逼到死路。嗤啦一声，肮脏的血流了出来。他没说一句。就是这样，嗤啦一声，像这红衣军官杀死美伦一样。毫无商量的余地。

他脸上和脖颈上溅满鲜血。他成了战士。苏格兰人呼唤着他的父名：华莱士！华莱士！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成了战士的首领。从此他就是华莱士。他不笑。在厮杀和风餐露宿的生活中他的筋骨越来越强壮，神情越来越刚毅，体魄越来越矫健。冲杀征战，他总在前列，白天，黑夜，姿态伟岸。命运和仇恨驱动着他。眼睛的蓝又有变化，掺入钢铁似的蓝灰。我的眼睛越来越离不开他。我只是注视他，而忽略其他，那杀声震天的战场，红衣士兵倒地的景象。我在生活中很难看到这样的人，这刚毅和勇猛。这刚毅和勇猛不是为他个人的私利而生，这样的生活带给他的，除了危险，便是死亡。没有其他。然后又是战场，漫无尽头的战场。他飞马跃来，脸的一半涂上了蓝色，鼻梁，下巴，嘴唇，忽然像钢一样棱角分明，同时又神秘。英俊异常！我不能不这么认为。他骑马在行将退却的人们面前走过，话语像风，像一面凌空飘扬的旗帜——“你们是否愿意，用苟且偷安所得的

余生，换取一个机会——仅仅是一个机会——换取自由？！”不用说那雷霆般响起的回应，我的心，几乎在同时，也有雷声滚过。我知道我已不可改变地爱上了他，这个英俊的、勇敢的、为自由愿舍弃一切的男人，这个存在于几百年前陌生山川的男人。我不可能通过文字、书籍、声音、思想、图片爱上一个具体的男人，而只能是这样，有活生生的五官，身体，话语，行动，有在此之上的一种灵魂的光华，然后，产生爱。这种爱不可触摸——你和你所爱的人永远无法相遇接触，但它确实是爱，你能感觉到你心里涌动的激情，随时准备做出的呼应，你的目光对你所爱之人那强健英武之躯的每一寸抚摸，你的心随他而去，随他而起伏，你想，他是多么好，多么英俊，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男子比得上他好而英俊，正气凛然而又温情如斯……你很久没有这样由衷地、毫无保留地、热情地赞美过一个男人了。你所有的关于爱情的理想都在此时、在这个男人身上得到实现，而你以往所有对爱情的怀疑和失望也都在此时、在这个人身上烟消云散。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地不由自主，情迷意乱，这样地不怕别人笑话——读到这篇文字掩嘴而笑或嗤之以鼻的肯定大有人在。你不管，你这样说出来、这样表达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你就这么

去那温暖的地方

想。你的目光追随着他。你确信，这是爱。你很久没有这样爱过了。

华莱士，我也开始这样称呼他。他正在露营地
里，梦。一个有梦的男人是格外令人心动的。他看见一个身披斗篷的人影飘飘忽忽向营地走来，靠近，又不能太靠近。他看见黑色斗篷下美伦的脸。他远远向她跪下。他知道，他在梦中。他说：“我在做梦。”美伦说：“你要醒来。”他说：“我不愿醒。”而他醒来了。于是他遇见威尔斯皇妃。而我也格外关注他此后的际遇。

皇妃苍白华贵的美与美伦形成绝大的对比，而她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孤独的未得到爱情的年轻女人，有一颗柔弱的心。华莱士似乎马上就感觉到这一点。他不卑不亢。他在保持了自己尊严的同时给了她莫大的信赖。在英王爱德华面前，她用一句“化外之民”的概括将对他的印象掩盖起来。化外之民，他是吗？是的。他没有被所谓的文明、道德和伪善污染过，他的善良纯朴正义勇敢接近原始，他是被高贵天性和血腥事实教育出来的一个平民。这已经足够。而他眼睛里的东西，那些贵族有吗？没有也不配有。那是一种罕见的豪情——威尔斯皇妃说得对极了！她为什么两次提醒他，帮助他？为什么？连华莱士也这样问她。

这时他俩的脸已经靠得很近，咫尺可触，他呼出的气息已轻轻吹动了她的头发。我预感到另一次爱情就要在这两个人之间降临。她侧过脸，避开了他的眼睛。她说：“因为你眼中的豪情。”我的心再一次激荡。也许，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一颗正义且勇敢的心，况且这颗心又长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英俊男子的身体里。而能够感觉到这一切、这眼中豪情的女人，也确实是值得他爱的。他们接吻，情不自禁。一切都在情不自禁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无论其地位教养有多么悬殊，如果能情不自禁，那就是爱的最佳境界。那是不问结果、不求其他的爱。那也是没有“以后”、只有“此刻”的爱。他朝她俯下身子。他们此刻是赤裸相对。他的头发、呼吸和肌体中，一定留有战场拼杀时汗水的气味，野营时青草、露珠和马粪的气味，山川宇宙粗犷博大的气息。那么她该是何等幸运。一次这样的相吻相亲，该能胜过无数次男女之欢。他们在清晨的草原拥抱离别。我感到他是没有留恋的，而她则低回不已，只剩她一个人了，还独自伫立在草原上，低头看那无边蔓生的青草。这样的爱对她而言一生只可有一次，从此以后她再不能爱了——除了这不凡的“化外之民”。

接着，我们等来了他最后的结局。我看到他已经

疲惫不堪，在无休止的征战、拼杀和露宿之后。他渴望安享和平，生儿育女，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这也是他反抗和战斗的最终目的。即使和谈有危险他也准备去了，他仿佛已经别无选择。在此，一种悲壮的征兆已经出现。我看着他并跟着他踏上险途。悲剧不可避免地到来。他，华莱士，落入了魔掌。这仿佛就是他的命运。他还会有别的命运和结局吗？

不承认“叛国罪”就要被施以残酷的极刑。不，他说，他从未宣誓要效忠“国王”，他只是上帝的子民。他不认罪。这在他是斩钉截铁的，不会游移和动摇。死的结局便这样铸定。这成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另一个注脚。威尔斯皇妃来探监。她说，认罪吧，只要能活命。我在此只能认为她是不忍看到所爱之人死去。何况这也是大多数人在死亡面前的本能反应。毕竟人只能活一次，而死亡会将人之所有剥夺并终止。但是他毕竟是他，华莱士我认定的勇士。他平静地说，倘认罪，便与死无异。那么就服下这药吧，以逃脱残酷的、常人难以忍受的极刑之痛苦。皇妃向他出示了这药。一个小小的药罐。不，他仍然说，这样他可能在麻痹中无法自制，从而失却面对死亡时的尊严。尊严是比生命、比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这也是他选择死亡的一个前提。不过他最终还是听任皇妃